

同婚的條件

「請問……阿媽們……請問您們確定要辦理結婚登記嗎？」台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，坐於 8 號櫃臺後的熱忱年輕小公務員，露出一副困惑、疑慮，加上懷疑案情不單純的扭捏「柯南」表情。

案桌上擺著兩張身份證，核對電腦連線的戶籍謄錄異動資料。前方坐著輪椅的優雅老婦人應該是 79 歲的林美代女士——單身未有過結婚記錄。後方緊握著輪椅把手，露出尷尬神情的歐巴桑應該就是 62 歲的王寶珠阿媽——但王阿媽結過婚，可憐夫喪子亡，同戶籍內尚有一名 13 歲的孫女，正站在輪椅旁邊，穿著螢光閃爍的校隊球衣，表情略顯桀驁不馴，拚命地滑著手機，宛如正在進食的小迅猛龍。

剛考上公務員，在官僚系統裡，尚未槁木死灰的小年輕，手肘不小心撞倒放置在右側桌面的炫麗彩虹旗座。小年輕平常支持社會改革，「言諷白藍綠，面朝太陽花」，就算自認先進前衛，但望著林美代女士，隱隱透露出的老文青氣質，一頭鶴髮疏落有致，讓他想到民國初年五四運動裡，穿著絳藍襪的女知識青年。

而王寶珠阿媽，小年輕心理說聲抱歉，不就像是住家附近每天掃地的清潔婦，抑或騎著摩托車拉著資源回收的老歐巴桑嗎？

這必須說小年輕公務員慧眼獨具，觀察入微，從頭到腳皮膚乾澀，手腳粗糙，老繭橫生的寶珠，10 多年來靠打掃大安森林公園和資源回收的微薄收入，維持祖孫的日常基本開銷。

這對垂暮之年，桑榆晚景的「阿媽級同志」要辦結婚登記，炙烤著小年輕公務員的三觀。他心中的同婚應該是頂著公眾輿論，扛起家庭社會的質疑，誓言終身不悔，可歌可泣的偉大愛情故事。

他默默扶正被撞翻的彩虹旗，一抹職業性微笑：「阿媽您們稍等一下，我請

示科長看如何辦理，謝謝！」

「需要這麼麻煩嗎？」美代囁嚅顰眉微皺。

「因為同性結婚才剛開放登記一週，業務還不太熟稔，抱歉，請您們稍等會兒……」

小年輕公務員轉身趨行，立即向剛正不阿，嚴守範紀的科長彙報，科長遠遠地瞅了瞅坐在櫃臺前顯出焦躁無奈的兩位阿媽。

「是詐騙，可惡的婚姻詐騙！」心裡裁斷九成九的把握，深惡厭絕這些無恥的吸血敗類，亂法弄紀，破壞幸福家庭。看向王阿媽的瞳仁頓時充滿敵意，怎麼看散發著優雅氣質的林女士絕對是受害者。

拿起電話直接通報台北市警察局大安派出所，這樁同婚詐欺案件，瀰漫著詭譎的罪惡腥味，這兩人絕對不是同性戀。

良久、群眾蜂擁而至，熙熙攘攘。中年科長下頰無意識的開闔：「我只有報警而已……」

整個戶政事務所廳堂喧鬧哄哄，警察、記者，網紅，閒極無聊湊熱鬧的吃瓜民眾，摩肩接踵，可比在桃園國際機場迎接載譽歸國的奧運選手。

林美代可以感受人群的憐憫視線，彷彿自己成為被詐騙的年老失智羔羊。看見穿著制服的警察，奮力的排擠開「友善」的關心群眾，帶著莞爾微笑：「婆婆您好，請問您要和『這位王寶珠』辦理結婚登記嗎？」女警察的犀利敵視眼神，讓杵在輪椅旁的寶珠侷促不安，小孫女筱婷終於放下手機，不安的貼近阿媽尋求一絲保護。

周遭充斥著啾啾，毫不掩飾的批判與蜚語，林美代無奈煩躁，根本懶得去多做解釋，對於一個行將就木的遲暮老人，年齡就是最大的武器……忽然，她的心蕩起了漣漪，猶如水珠滴濺入寧靜的心湖，一股清麗卻又濃厚的雅緻花香，硬是穿越駢肩雜遝的群眾，從汗臊、體臭、香水、洗髮乳味間竄了進來。

辦公廳堂右側的玻璃桌面，置放著一座八仙過海鑲金乾隆花瓶，內中插著一簇鮮翠的野薑花束，洋溢綠意的橢圓葉片裡，點綴著朵朵白蝶般瓣蕊，美代癡癡望著，

野薑花味是阿母溫暖的懷抱，可以抵禦任何風雨，美代墮入記憶的長河波濤之中。

林美代的「阿母」於日本統治台灣時期，大正 11 年（西元 1922 年）呱呱落地，父母是赤貧佃農，17 歲時鍾靈毓秀的阿母賣給多桑（爸爸），代價是 300 塊台灣銀行卷，一條水牛，十尺棉布。

阿母身家雖貧，出落卻極為標緻，彷彿中國仕女畫裡拿著團扇撲戲流螢的窈窕碧玉，唯一的缺憾就是沒讀過書！

多桑當時是台北北投溫泉旅社的小開，在家裡排行老大，3 歲時美代漸漸明瞭人事——原來阿母只是自己的阿母，多桑卻還是其他人的丈夫……應該是正妻的大媽，沒有子嗣，多桑為了傳宗接代才讓阿母入門，這不能說不公平，只能歸咎於生命的現實。

林美代出生於 1940 年（昭和 15 年），受日本教育的多桑，取其日本名為「美代子」，「代子」諧音為帶來男子之意。啟蒙後的美代漸漸領悟，家族之中，阿母地位卑賤，宛比傭僕，大媽和其他親戚不必跪在地上擦榻榻米，劈材、生灶、煮飯、洗衣、擦紙糊製的幛子……而且阿母沒有漂亮的和服浴衣。

林家人住在威嚴的木造和宅裡，屋頂覆著有著釉亮的黑瓦、雨淋板、四周還有邊竹夾泥牆，為了防潮一樓略微抬高，屋脊四面尾端鋪上鬼瓦，一副猙獰兇惡的獸面讓美代在未來一生都聯想起爸爸恐怖的顏臉。美代和阿母則龜縮在庭院後側的小木造屋，這裡本是堆放雜物的儲藏間，僅有五塊半榻榻米的大小，濕意瀰漫，寒夜裡阿母常擁著美代瑟縮入眠。

多桑偶而會來這兒找阿母，美代便被攆出去，後來次數愈來愈少，美代曾好奇的窺探，發覺兩人赤裸交纏在一起，多桑狠狠的擺動身軀，像要壓垮瘦弱的阿母。

當晚，美代嚎啕著抱著阿母，阿母撫摸著美代的頭髮：「這我的命，多桑答應讓你讀書，好好讀書，不要像阿母一樣沒有用。」

10 多年後，有一次美代參觀農場，驚見一頭壯碩的種豬跨起前腿，從後方壓著母豬硬拱，母豬聲嘶力竭的叫著，美代忽然覺得那隻公豬猙獰的面孔像極了多桑，趁著無人注意，偷偷撿了塊大石頭，砸向公豬，頓時舒暢通懷，油然而生的復仇舉動，讓她壓力異常的宣洩。

八歲時，民國 37 年（西元 1948 年），日本人已經敗離台灣，多桑穿著西裝，講著不流利的國語，帶著美代去就讀「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學校」以前日本統治時叫「臺北市昭和國民學校」對於這個新校名多桑還嗤之以鼻，但也只敢在背後說說，因為前一陣子因為查緝私煙，所造成的全台社會動亂，多桑當時很緊張，因為很多以前到過家裡旅社的客人，聽說都被抓走、或者消失……

多桑嚴肅的告誡：「以後不要叫多桑，要叫爸爸，在學校好好學國語，北京話，以後好幫忙家裡……看這欸外省仔的模樣，八嘎！」

「給你讀書，你就好好讀，我林家的小孩不能丟臉，不要像你阿母什麼都不懂，令人丟臉。」

美代母女兩人常常被打，尤其是多桑喝醉酒的時候，多桑狂揮著媽媽的腦殼怒吼：「沒有用的女人，帶衰家裡！」美代推敲，應該是多桑生意日漸衰敗，阿母擺明是受氣包，更可能是「生不出兒子！」

所以美代焚膏繼晷，孜孜不倦，總是名列前茅，深得老師讚賞器重。10 歲時，有天多桑興致高昂，笑容燦爛地帶了一位阿姨來家裡，這位阿姨原是溫泉旅社的女侍，穿著時髦亮彩的大紅窄身旗袍，懷中抱著一個軟軟蠕動的嬰孩，後來美代知道原來這小男孩竟是自己的弟弟。

自此，阿母和她被挨打的日子就更多了，美代漸漸發覺無論做什麼事都會被打，就像學校老師曾說過，有一隻小白鼠被關進沒有出口的電流籠子，開始還會反抗逃竄，後來發覺無路可走，只能認命放棄掙扎。

阿母終於被多桑趕出家門了！原因是喝醉酒的多桑把美代吊綁在和屋大樑，藤條抽打的狠了，都迸出殘屑，昏厥的美代全身遍體鱗傷，阿母攔著瘋癲的多桑，

「你打我就好，你不要打我女兒，不要打我女兒……嗚啊……」

這是美代昏厥前聽到的最後一句話，這句話美代一直記在心坎裡，後來常常默唸：「我要保護阿母，阿母不要哭，我乖乖，我要保護阿母……」

那時美代 10 歲（民國 39 年），被趕出大屋的可憐母女租賃台北市大安區一個好心的農家，記憶中這是幸福的開端，美代終於擺脫恐怖的多桑，當時大安區附近都是稻田土埂，日本時代舊地名為「大安庄」。阿母說：「本來叫大灣啦」，但「灣」難聽，很像有「冤」所以改大安啦，美代記得確實附近有許多小圳溝和水埤。

阿母工作忙碌幾乎很少睡眠，當女傭，替人家燒飯、撿煤……只要能賺錢就義無反顧。阿母堅持要美代繼續讀書，慎重地表示：「沒讀書就沒前途，女孩子不要像阿母嫁壞去！」租賃的農家阿伯真好，常常都有一些自家種的新鮮蔬菜送給營養顯然不良的母女，想要葷食，阿母就會帶著美代到附近的圳溝去摸蚵仔，撈大肚魚，河岸邊厚實的土墩，堆滿一簇簇白錦綠身的野薑花，清香撲鼻，沁人心靈。

野薑花畔的小河，擁有媽媽的味道，很香很溫暖，小河裡曾經有一對母女，相偎相依。阿母捲起褲管，拿著廟口贈送的竹畚箕，漂浮在混濁的沙泥裡，水漫過阿母壯實的小腿，卻淹過美代的膝蓋，深處甚至漫過了大腿。美代雙手在水底不斷的撈蚵仔，看著阿母的背影，美代好幸福，阿母會順便拔幾枝野薑花回家，插在紅色的玻璃廢棄酒瓶內，所以終其一生，無論美代住哪裡，都會插上幾支野薑花，才覺得安心。

民國 45 年考上同樣在大安區的「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」選擇女校就讀，跟畏懼多桑有極大的關係，畢業後成績斐然，回到母校龍安國小任職，36 年後退休。

美代曾經差點邁入婚姻，年輕的美代雖不是豔冠群芳，但也出落的秀雅嫻靜。

「妳願意嫁給我嗎？」帥氣而且看來「錢」途璀璨的醫生很有自信，充滿愛意的

懇求。

「…………我……那我媽媽可以一起來住嗎？」

美代絕對不肯讓阿母孤獨過活，幾經掙扎，男方也有苦衷，最終還是有緣無份……民國 74 年，美代終於在「大安國宅」置產，新家附近的七號公園預定地，爭端紛擾多年，民國 83 年竟成了冠絕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。那時大安國宅一坪房價是 7.1 萬，現在竟然暴漲為 80 多萬……。

大安區戶政事務所裡，紛擾吵雜依舊，將美代拉回現實的，是同父異母弟弟的不斷咆哮！弟弟已然 72 歲：「這一定是詐騙，我姐姐又不是同性戀，她被騙了。」年老的弟弟火氣很大，接獲警察通知的時候，汗毛立刻炸了豎起。林家已經沒落，他知道當了一輩子小學老師的大姊，有一幢位於黃金蛋黃區，現值市價 3 千多萬元的大安國宅公寓，弟弟怒氣濤天的看著瘦巴巴，烏漆嘛黑的歐巴桑王寶珠，寶珠被嚇得有點害怕！驚慌的朝美代耳朵呢喃：「林姐，不要登記啦……我一開始就說不好啦……不要登記啦。」

美代看著這個叫著「姐姐」的同父異母弟弟，鎮日西裝筆挺，但絕對是打腫臉充胖子，美代重新堅稱：「我要辦結婚登記」，語氣更顯肯定鐵絕。向著寶珠安撫：「我們又沒犯罪，辦辦就回家了。」美代確實是想要將房子和遺產交給王寶珠阿媽，透過結婚，死後由配偶繼承，不想讓自己的遺產流入弟弟手中。曾考慮成人收養，但法律規定需和寶珠相差 20 歲以上，資格不符。至於收養國中生筱婷，以現在的年齡健康狀況，走法院公證程序，必然碰壁。為什麼不直接贈與，美代還是有些擔憂畏懼，生時絕對要把財產扣的緊緊的，這樣才有依靠。

耳邊又是弟弟的咆哮，這「一定是詐騙，警察先生趕快查一查」……美代知道這查不出什麼陰謀的，美代不想讓阿母的共同生活的「家」，變成滿足弟弟貪慾的私產，她想把房子留給陪她走過最後人生的寶珠祖孫……

一年前，大安森林公園，美代坐在最愛的野薑花生態池旁，孤獨地霸佔雙人座鏤空鋼製公園椅，阿母在世時，母女倆常依偎在這兒，看著松鼠靈動機敏穿梭

於竹林樹端，看著幼稚園兒童追滾著皮球，看著杵著兩根登山杖，彷彿路上行舟當著槳兒的老年輕……野薑花叢中，矗立幾棵高大的苦楝樹，繁星點點的紫色花瓣落在地面，別有一番風情快樂，還有來自天南地北的芒果、茄冬、欒樹、以及長出成串門簾般鮮麗黃花，卻垂著德國臘腸豆夾的阿勃勃。

78 歲的美代，隨著老化而駝背，此時拿著一支粉紅素傘當作拐杖，僵化的關節微微變形，薰風拂過，就像阿母的暖掌撫摸早已斑白駁雜稀疏的剩髮。美代走在瀰漫回憶的野薑花叢小徑，出神，未留意石板濕滑，腳下忽然一溜，整人直接撲摔，痛，鐵鏽味的血液從小腿蔓延，在一片綠意中，更顯妖異的嬌紅。美代非常痛，痛入骨髓的撕裂傷，臉頰趴在褐黑的土泥上，無法動彈，周遭運動的民眾，趕緊撥打了 119 求救。王寶珠阿媽，正忙著處理公園紅色垃圾桶內，被胡亂丟棄的家庭廚餘，夾子一扔，趕緊衝到匍匐在地面的美代。

「林大姐，不要亂動，我來幫妳，不要動……沒事沒事……」

「喔……啊……嗯……」

美代認識寶珠，因為她總穿著「公園處委外承商」的橘光背心掃地，拉著浴缸般的方形工具車，掛滿竹掃把，垃圾袋、大鐵夾……不然就是看著寶珠，騎著破舊摩托車，拉著長長的拖板貨櫃，挨家踏戶撈著紙箱、塑膠瓶，美代偶爾會把回收物給她，甚至有一次是壞掉的洗衣機。她還知道寶珠有個小孫女，以前常看見來幫忙掃地，最近倒是不見蹤影……

救護員連忙把美代放上擔架，

「有沒有家屬？」無人回應，寶珠知道美代是獨居老人，去搬壞掉洗衣機那次，因此還賺了 500 元。寶珠義無反顧跟著上車，在喔依——喔依——聲的護持下，直奔仁愛醫院的急診。

醫生緊急處置不在話下，縫了 30 多針，照了 x 光，直接交代住院！

寶珠拿著住院單給美代，上面有一欄緊急聯絡人需要填寫，美代虛弱窘迫的回答：「沒有……」像是被導師訓斥的小學生。「那就先填我的號碼吧！」寶珠感

覺美代就像一隻病殘羸弱的小狗，躺在風雨的路邊哀鳴，亟需幫忙。

不忍地說：「林大姐，先好好休息，我先去跟公司說後，再過來看妳……」幫美代鋪好印著仁愛醫院的綠色棉被，急忙離開。美代一個人躺在不舒服的急診室病床墊，感覺被世界遺棄，大概沒有人在乎她了。紅腫熱痛的傷口，讓美代身心無時無刻都被折磨，她預料早晚有一天自己總要住進醫院，甚至在此離開人世。一念成讖，躺在病床上，沒有人照顧。

不知多久，即將沒法控制的膀胱尿液，偷偷滲了幾滴，廁所應該在急診室走道的盡頭，看來遠如天塹，何況美代根本無法下地。左手腕上留有針頭，正掛著盤尼西林抗生素的點滴，宣示美代被透明的注射管線所俘虜，小時後偷尿床，阿母會抱著笑：「沒要緊，乖乖……」

美代終於鼓起勇氣喊著護理師，囁嚅著：

「對不起，我需要上洗手間……」溫暖可親的忙碌護士趕緊準備了尿壺，將隔離的病床簾子拉上，

「阿媽，妳有沒有親人來照顧？」

「沒……」

「喔……阿媽，要不要請一個看護，這樣你比較方便！」

護理師走回急診櫃檯，看著美代的資料，想著要不要聯絡「社會服務室」，但瞧見緊急聯絡人填寫著王寶珠，就撥了電話通知……傍晚，正好到了換抗生素的時間，寶珠趕回急診室，護理師溫婉地堅持：

「阿媽上廁所都不方便，需要人照顧喔？」

寶珠望向美代：「要不要請看護？」

美代猶疑再三：「我考慮看看……」她不習慣陌生人進入自己的世界，倒不是錢的問題，美代有終生退休俸，雖然最近年金改革後減少，但每月還剩下 3 萬多元，獨身一人尚未拮据。

寶珠想著美代應該還沒吃飯，就走到醫院後方 40 多年的老字號麵攤，買了

碗遠近馳名的豬肝麵，美代邊吃竟然還潸然落淚，原來以前美代生病，阿母常常買這家的豬肝麵給她補身體。寶珠實在放心不下，便說：「我先回家和孫女說一下，再回來陪妳……」

寶珠的家，距離仁愛醫院 10 分鐘的腳程，位於信義路和大安路交口的「信維整宅」。這破舊凋零的六層老樓，是台北都市化過程裡，衍生出的貧窮倒影，猶如標緻美女臉上，長著一顆帶毛黑色大痣。

民國 60 年興建的信維「整宅」（整建住宅），坪數狹小，多為 6-8 坪，地下一樓曾為市場。當時由政府主導，安置因為復興南路和信義路拓寬，因而搬離的住戶，以及部份佔據七號公園預定地的違章建築民眾，還有一些北漂青年及外省籍軍人。時光荏苒，如今已成為弱勢族群的容身地，有不少老邁榮民、外籍配偶及低收入戶家庭。大安區住安里五十幾戶低收入戶，便有四十幾戶在此！

一個台北兩個世界，誰能想到全國聞名遐邇，菁英薈萃的大安區，卻有幢大樓能吸引鬼片粉絲來此採景，灰黯陳舊的頹圯氛圍，連場景人員都樂的不用花心思布置。

王寶珠 18 歲時，嫁給 41 歲的大陸遷台外省老兵，原因也是貧窮。先生退伍後，買了信維整宅四樓 12 坪的公寓，並和朋友在一樓合夥經營牛肉刀削麵，先生有退休俸，生活水平尚稱小康，丈夫總希望賺了大錢，再搬新家。

兒子出世，年過不惑的先生，麵店收入有限，毅然將退休俸和歷年儲蓄投入了台灣 70 年代的瘋狂股票市場，欲搭上「台灣錢淹腳目」的富貴大船，但隨之而來的泡沫化，血本無歸，狹小的房子還因此背上貸款，兒子長大，開著計程車謀生，在台灣總找不著老婆，透過婚姻仲介，娶了個花樣年華的越南新娘，還生了孫女筱婷。不幸兒子酒駕身亡，房子被銀行拍賣，媳婦只能去養生館替男客按摩餬口，後來跟了個恩客另築愛巢。

寶珠帶著沒有父母疼的孫女，租下了信維整宅 2 樓的八坪小房。

從仁愛醫院走回家，孫女筱婷還沒回來，就讀附近國中的她，參加學校排球

校隊，最近吵著要買蘋果手機，說是功課要查資料，也說這樣才能看比賽，聯絡消息。寶珠自己的國產二手機，僅要求有接聽功能，加上月租 199。

筱婷帶著一身汗臭回來。

「吃飯沒？」「和同學吃過了」

「功課寫了嗎？」「寫完了啦！」

筱婷扭身開了電視，就幾台無線免費頻道轉來轉去，一些無意義的對話後，寶珠告訴筱婷不要再跑出去，對於差了 50 歲的孫女，她很無奈。

「我可能晚上不回來了……」

「喔！」

筱婷倒是無所謂，8 坪的家很小，阿媽有時清晨三四點就去掃地，或去菜市場幫忙零工。筱婷獨睡早就習以為常，她能體會阿媽很辛苦，但更常常怨恨上天的不公。

晚上 10 點，美代根本睡不著，傷口疼痛發炎，急診室吵雜忙碌，過涼的冷氣，嗆鼻的消毒水酒精氣味，都清楚讓美代認知，這是一個陌生不友善的環境。美代覺得自己的病情沒有減輕，反而更加惡化。放不下心的寶珠又趕回仁愛醫院急診室，美代十分錯愕，心理歡喜，慘白的臉龐，硬擠出欣慰的笑靨。

「林大姐，我留下來陪妳。」

只見寶珠利索地將放在一旁的折疊床攤開，要了枕頭毯子，平日作慣粗活，日曬風吹，也不是個享受的主。美代連連推辭，終究拒絕不了。

「不好意思……不……謝謝！真多謝……」

寶珠願意照顧美代，除了善念外，也許是美代平日對一位社會底層清潔婦的禮貌態度，讓寶珠感到了「尊重」兩字。隔天，寶珠去住院櫃臺問有沒有病床，「沒有，健保病床都沒有了，僅有一間單人病房，但補差額每天要自付 5000 元！」

美代平日節省，但病痛纏身實在難忍，再來寶珠願意幫忙，總認為愧對人家，便同意了 5000 元的單人病房。寶珠來到病房，竟比自己家還大，液晶電視、冰箱、沙發床、個人盥洗室，還有衣櫃……像旅行住酒店。

「鈴鈴……鈴鈴……」手機發狂震動，

「阿媽，你在哪，我要吃飯？」

「不是在桌上放了 200 元？」

「那花完了。」

筱婷練球結束，買杯珍奶，又和同學去趟麥當勞，200 元早已告罄。

「阿媽，你在仁愛醫院啊！我去找妳……」

她印象中看過美代，以前陪阿媽掃公園時，向阿媽打招呼的人不多，所以這位銀髮老嫗在筱婷心中有份回憶。筱婷 5 分鐘就跑到病房了，氣喘吁吁，單人病房有冷氣，相較於信維整宅熱烘烘的小破居，睡覺都黏答答的會冒一身汗，這裡冰涼暢快環境舒適。知道筱婷還沒吃晚餐，美代硬是塞了 1000 元，要寶珠祖孫去好好吃頓飯。

晚上寶珠還在猶豫要不要陪過夜時，筱婷已經自告奮勇：「今晚我來陪阿媽！」
「我比賽常常睡外面，還有睡大通舖，也睡過班級教室，沒關係！」意思就是生存條件很低，環境適應力很強。

留下看護的筱婷，看完電視重播的「唐伯虎點秋香」，過了凌晨，護理師來打完抗生素，蒙著被子，躺沙發床上呼呼大睡。

病房有寶珠、筱婷的陪伴，美代的寂寞感悄悄離開，疼痛也少了三分。

接連兩週，直到美代傷癒能夠出院，有時寶珠睡在這兒，但更多是筱婷吵著要來陪美代阿媽！除了過去的阿母，美代又感覺了家的溫暖！

「有家，真好……」

病癒回到大安國宅，美代心中失落了很多，常常懷念在仁愛醫院的短暫時光。一樣坐在公園野薑花畔，幾天沒看見寶珠來掃地了，電話沒人應答，美代放不下心，叫了車來到信維整宅，距離雖近，鮮少駐足在此，凋零陳舊的大樓讓美代不由得有些難過。

詢問一樓的老理髮店，進了二樓寶珠家，寶珠發燒囁語連連，筱婷也請假在

家。弄了半天，支支吾吾的筱婷才把事情揭露一點，大概是筱婷偷錢，要被教練退隊，結果跑出去鬼混。找了兩天的寶珠染了風寒，鐵人終於病倒。

「你拿別人的錢做什麼？」按捺恨鐵不成鋼的失望，美代發覺自己很在乎這對祖孫。

「我買便當吃，我肚子餓……」筱婷哭著說沒錢吃飯。

「……同學喝珍奶吃雞排，我也沒錢，每月的教練費，出去比賽的住宿伙食也沒錢繳……隊友討厭我，舉球員都不傳給我打……我也沒爸爸媽媽，同學來過家裡，都說像垃圾屋……再也不來了……嗚嗚……」

美代抱緊嚎啕大哭的筱婷，眼光泛淚，這間八坪的老宅，美代聯想到和阿母在多桑家時，5個半榻榻米的悲戚童年。

一個月後，寶珠戀戀不捨離開住了40多年的信維整宅，住進美代大安國宅的家裡，客廳花瓶總有一簇典雅香郁的野薑花……

大安戶政事務所裡，79歲的美代顛巍巍從輪椅爬起：「我不是同性戀，就不能登記結婚嗎？有違法嗎？」紛擾中完成了登記，62歲寶珠又出嫁了，13歲的筱婷多了個阿媽！

（全文完）